

# 月夜到黎明

白 朗 著



月 夜 到 黎 明

白 朗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 月夜到黎明

白 朗 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順 條 胡 同 四 號

華 文 印 刷 局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193) 字數：221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12\frac{7}{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定價(6) 1.08 元

第一輯

## 淪陷前後

我記得很清楚，而且，這記憶永久不會從我的腦子裏溜走。

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

望着那條柔和地分開水和天的神祕的線，我和勃坐在松花江畔赭色的堤石上。江水是那麽沉靜而幽深，彷彿沉思般地悄悄地流着。明朗的又似慘淡的秋月之光，滿撒在廣渺無涯的江面上，波紋起伏着，放着絢爛的光閃，相映着夜空中映眼的羣星，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夜景。風絲，迴旋在空氣裏，不是冷，只是描寫不出的醉人的清涼，好像飲了一杯葡萄酒似的，我陶醉了，我的心隨着那緩緩東流的江水在飄泛着了……

夜空宛如一塊龐大的深藍色的天鵝絨，又彷彿一片無邊無涯的雄偉的海，它俯瞰着閃光的松花江，我們被蓋在它們兩者之間，好像兩顆細小的砂礫，顯得是多麼渺小。

夜已深了，我們仍然不想歸去。我愛松花江，我愛它的偉大，把身心一投入它的懷抱，就會忘却了塵世的一切悲哀與煩擾，它是那麽安閒而平和，悠閒地躺着，尤其在夜裏。

定價一元零八分

CAPS/2

## 目次

前記.....	一
第一輯	
淪陷前後.....	二
『保重！』.....	一四
混亂.....	二四
無言的會見.....	三一
禮物.....	四三
探望.....	五一
流亡曲.....	六九
一封不敢投寄的信.....	七四
帽子.....	八一

月夜到黎明·····	八五
祖國正期待着你·····	八九
我遲疑地走下扶梯·····	九六
棄兒·····	一〇六
苦難的人們·····	一一一
西行散記·····	一二〇
我踟躕在黑暗的僻巷裏·····	一二五
到前方去·····	一二九
開除·····	一三四

## 第二輯

斯大林——世界的光明·····	一四二
和平，人類的母親！·····	一四八
對戰爭的莊嚴宣判·····	一五五
心連着心·····	一六七



保衛我們的孩子	一七四
母親——戰士	一八四
友誼的花	一九一
我懷念着遠方的朋友	一九五
永生，斯大林！	二二三
我要歌頌她們	二二八
向普天下的父母控訴	二三六
彭圓滿	二三五
和平與勝利的象徵	二四六
誰不熱愛英雄？	二五三
英雄的時代	二五九
三年	二七〇
平壤七日	二七五
一 不屈的城	二七五

二 勞動帶來了希望	二七九
三 她們不計較個人憂患	二八六
四 血海深仇	二九二
五 重新投入母親的懷抱	二九九
六 俘虜們	三〇五
和平的音訊	三一六
賀	三二五
『我最親最親的人！』	三三〇
在鬥爭中成長	三四一
祖國在昂進中	三四九
變化	三五六
春天的消息	三六三
曙光照耀下的中國	三六七
『我們一定要到社會主義！』	三七四

說說心裏話·····	三八〇
開幕的一刻·····	三八五

## 前記

這裏邏輯的短短的幾十篇小文章，自然不可能反映我所走過的道路的全程，但讀了它們，却能使我回憶起許多值得紀念的鬥爭和往事，想起不少共同戰鬥過的朋友和同志；如果把兩輯對照起來看，也許不難看出時代的急遽變化，更可以窺見一個小知識分子在這個急遽變化的時代裏，是怎樣從無知趨向覺醒，由單純的愛國主義者走進無產階級的陣營中，逐漸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哺育下，成爲革命的一顆小小的螺絲釘。

僅僅從這樣的感情和動機出發，我便把自一九三五年離開東北後到抗日戰爭初期這一階段所發表的散文，從找到了的那些殘缺的篇章中，選了十幾篇編成第一輯，爲了保存它們本來的面目，除錯別字和不通順的句子外，內容方面未加改動。顯而易見，這些東西多半是從個人的角度抒發個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爲某一時代的青年的一種思想動態，也許還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時，從那些軟弱無力的描述中，有關東北淪陷後敵寇的殘暴、狡獪以及對革命力量的瘋狂迫害，也許不無一點跡象可尋的。因此，我還是願

意讓它們留下它們的真實的影子。

第二輯共分三個部分。一、二兩部分是幾年來旅歐和赴朝的記錄片斷，已經有一部分出過單行本；爲了把這方面的文章集中，已將該單行本收回。第三部分絕大多數未在國內發表過（有一些是爲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的報刊而寫的），也未出版過。這些文章的內容自然非常抽象和枯燥，但它們多少還反映了偉大祖國的某些變革，因而還是把它們編輯起來了。

希望這個質量不高的集子，多少能給讀者一點有益的東西就好。

作者 一九五四年底

我張着被松花江畔美妙的秋夜所陶醉了的眼睛，眺望着南方，眺望着遠天，那顆發光的星星下面，不是我的故鄉嗎？

一想起故鄉，便會回憶到黃金的兒時、兒時最愛的幾處遊地；我的心又飛回故鄉了，故鄉的景色是值得留戀的呢！我向勃說：

『萬泉河的荷花恐怕已經萎謝了吧？蓮子是成熟的時候了！』

勃照例地在作着他的深思，彷彿睡着了樣在半閉着眼睛，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搖了搖他的肩頭，又說：

『那假山旁，小溪邊，我們小時候的足跡，不曉得已經蓋上多厚的灰塵了呵？』

『嗯！』回答我的僅是一聲鼻哼。在黑暗中我把眼光貫注在他的臉上，我看見他的眉頭皺了一下，好像我的話擾亂了他的沉思，我心裏想：他一定又在細嚼那本書上費解的理論吧？然而，現在，那回憶使我興奮得完全像一個孩子，我不管我的話是否攪擾了他，是否使他討厭，仍在繼續地說：

『離開故鄉很久了，我們幾時回去呢？』

『你想它嗎？』他耐不過我的糾纏，這樣問了一句。

『爲什麼不呢？松花江雖然可愛，哈爾濱却是滿染着罪惡的都市，它怎及我們淳樸

的故鄉呢？」

『你想它，你回去好了，我却不願意離開「滿染罪惡的哈爾濱」。』

『爲什麼呢？』我驚奇地問。

『因爲，哈爾濱使我知道了好多事情，如果在故鄉，也許，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混蟲！』

『不，哈爾濱有你的情人！』我鼓起嘴故意地氣他。

『對啦，哈爾濱有我的情人，那麼，你的情人在瀋陽？』

勃是那樣淡漠着故鄉，淡漠了我對故鄉的懷念。直到睡到床上，故鄉的影子還不能從我的回憶裏逝去。

然而，天曉得，就在那天夜裏，我那美麗的、淳樸的故鄉竟而淪陷，它首當其衝地被悍敵擄爲囊中物了！

當我從報紙上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的心突然起了一陣痙攣，幾幾乎痛哭失聲；同時，對它的懷念更加迫切了。

我憂鬱了！

我每天看報。每天向勃探詢——當他下班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好的消息？關於我那淪亡了的故鄉的？』

『你是這樣關心它嗎？』當我接連着問詢他幾天之後，他這樣對我說，『僅僅關心是沒有用的，還是想法救救它吧；不然，你愛的松花江也將不保呢！』

是的，應該想法救救它，像那些抗敵的英勇的戰士一樣。然而，看了看自己的凸出的大肚皮，我失望了。

從此，勃越發愛沉思、越發忙碌了。這之前，他不過偶爾地在晚間獨自出去，可是最近，却是幾乎每天晚間都要出去了，並且，提早了上班的鐘點。他本是早晨八點鐘過江趁火車到松浦上班的，由家裏起程最早也不過七點半鐘，現在却有時六點剛過，便慌忙地走掉，連每日必需的早餐都不吃了。我奇怪地問他，他却說是火車改了點。然而，我特意去看了一下九月二十日新訂的行車時刻表，那上面分明地寫着：馬家船口到松浦鎮第×次列車上午八時二十分開出。我疑心我是看錯了行，再仔細地看一遍，沒有錯，還不是八點二十分嗎？

單是這兩件事，還不是引我注目的焦點，最使我莫解的却是他那近乎古怪的服裝的更換。勃一向是不修邊幅的，他經常地遞換穿着那兩套不花錢的嗶嘰制服，即使參加什



麼宴會，他也不肯穿一件稍微講究點的衣服，朋友們奚落他，他自己並不覺得寒酸。有時，當他要去參加同事的結婚典禮之前，我便把他那套可身的西裝捧給他，甚至是央告地求他穿上，他却一定不肯，爲了這，我常常氣得同他吵嘴。可是，近來，他却變了，每當晚間走出去的時候，總要換上一件衣服。制服、西裝、便衣，輪流着在他身上穿上脫下。那套僅在結婚時穿了一次的漂亮西裝，也常隨着他出去夜遊了；即是那件疊摺了的灰布長袍，也由箱底翻了出來，被穿在他那好幾年不穿長袍的身上不止一次了。這種怪異的舉動，不能不使我懷疑，我曾疑心到他是害了精神病，也曾幻覺着他真的有了情人，雖然我是萬分地相信他。

於是，我開始注意他了，像密探似的我偵查他的一切。

那兩隻眼睛，彷彿松花江的水——沉靜而幽深，清瘦的面頰分明是更加清瘦了。他是越發沉默，越發不愛說話了。一回到家裏，便靜靜地躺在床上，眼睛注視着天花板，作着他的深思；我跟他說話，他把眼光掉轉來望望我的臉便算是回答，有時，我氣極了，便跳起腳向他嚷道：

「莫非你變成了啞巴？」

他微微笑了笑，訕笑我：